夷堅志

夷堅乙志卷第七 十一事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目曰路真官常齋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壁縣縣令畢造已受代檥舟未發聞路君至來謁曰家有仲女為鬼所禍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翻為所辱罵至或遭箠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願辱臨舟中一視之路諾許入舟坐定病女徑起著衣出拜凝立於旁略

無病態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真官天與之幸平生壹鬱不得吐今見真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陵侮頃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竟不成昏心鞅鞅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録鬼漂摇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祕法法欲成又爲二姐壞了大姐不幸生死爲此妹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至寃且以謝九天

玄女也眞官但當爲人治祟有寃欲報勢不可已願眞官勿復言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詞強顧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困惙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則大姐之言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來弔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何以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中當洞知其本末求畢令曰向固有一異事令而思之必此也長

女既亡葬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掃祭舉家盡往葬室之側有士人居焉出而扃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窺覰仲女見棖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刼也吾以爲物有相類且京師貨此者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得其一鞶結襯緣皆出我手所用紙某官謁刺也視之信然方嗟歎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覰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墓取物姦贓具在吾來擒盜耳遂縛之士人乃言

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户曰爲阿姑譴怒逐使歸父母家家在城中無從可還願見容一夕泣訴甚切不獲已納之繾綣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鬢女見而笑曰無鏡耶我適有之遂取以相餉即此物也時時携衣服去補治獨不肯説爲誰家人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須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後夜當復來遂去今晨獨處無悰故散步野外以遣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聞之皆

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發驗乃可走往殯所蹤跡之其後有鏬可容手啓甎見棺大釘皆拔起寸餘及撤蓋板則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　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膚理温軟腰以上猶是枯　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使去自是及今蓋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説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邪事既彰露不可復續而白發其事皆出仲女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路君亦爲之驚咤道出山陽以

語郭同升升之子浯説造字以道

西内骨灰獄

政和四年有旨修西内命京西轉運司董其役轉運使王某坐科擾爲河南尹蔡安持劾罷起徽猷閣待制宋君於服中以爲都轉運使兒判常程文書專以修宮室爲職宋銳於立事數以語督同列曰速成之醲賞可立得也轉運判官孫貺獨以役大不可成戲荅曰公聞狐婿虎之説乎狐　女擇婿得虎焉成禮之夕儐者祝之

曰願早生五男二女抓扌立曰五男二女非敢望但早放知滕命爲幸耳今日之事正類此也宋不樂眖即引疾罷去凡宮城廣袤十六里創立御郎四百四十間殿宇丹漆之飾猥多率以趣辦需牛骨和灰不能給洛城外二十里有千人冢數十丘幹官韓生獻計曰是皆無主朽骴發而焚之其骨不可勝用矣自王漕時已用此宋然之管幹官成州刺史郭璉容佐使臣彭玘十餘人皆幸集事舉無異詞宋以功除顯謨閣

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宣和中孫兕病死至泰
山府外門牓曰清夷之門獄　捽以入令供滅
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古冢以
幸賞乃汝也安得諱孫請與諸人對望兩囚荷
鐵枝立廡下各有一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
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至前乃宋王二君
也猶與相撐拄孫歷舉狐虎之説及所以去官
　廷下人皆大笑兩人屈服去孫復甦他日韓
生亦夢如孫所見者供狀畢將引退仰而言曰

某罪不勝誅但先祖魏公有大勳勞於宗社不應坐一孫而赤族主者凝思良久曰只供減房狀乃如之自是數月死不一歲妻子皆盡今唯取同宗之子以繼云予聞此事於臨川人吳虎臣曾吳得之韓子蒼子以國史院簡策參之得其歲月官職如此邵武李郁光祖云有朝士亦以是役進秩後居鄧州得異疾疽生於臂長寸許中有骨焉不可坐臥竪以藥齕之人而墜地拳曲如小猪尾數日又如故復以前法治之如

是歲餘几落三十六節乃死王日嚴云宋君
戶屬議或以爲不便宋入宅思之必欲行自
批一紙出付司孔目官某慮異時爲人所訟以
所批黏入櫝中後數年冥府攝對獄見牛頭卒
引一人從烈焰出乃宋也孔目許曰事皆由待
制手筆尚存主者敕一卒往取頃刻即至以示
宋宋引伏孔目者乃得歸明日詣曹閱故牘首
尾千百番皆在獨失宋批矣遂以病自列去吏
歸而弃家爲苦行道者

汀州山魈

汀州多山魈其居郡治者為七姑子倅廳後有皂莢樹極大榦分為三上蔽堂屋亦有物居之陳吉老為通判女已嫁矣與壻皆來夜半女在牀外睡覺有摵其几者頗懼移身入裏間則如人登焉席薦皆震動夫妻連聲呼有賊吉老起與長子録曹者偕往無所見詫曰公廨守衛嚴賊安得至若鬼也爭敢爾老兵馬吉方宿直命詣厨温酒厨與堂接屋馬吉方及門失聲大

叫錢録曹素有膽氣自篝火視之吉仆絶于地
夜縱橫灌以良藥久之始能言曰一黒漢模糊
長大出屋直來壓已不知所以然吉老猶不信
録曹見白衣人長七尺自厨出趨堂開門而出
眞以為盜急逐之而堂門元閉自若也啓之又
見其物開廳門去復逐之亦閉如故洎至廳上
白衣徑奏東箱卒伍持更處一卒即驚魘衆救
之已絶矣後數年趙子璋為倅攝郡時屬邑冠
作江西大將程師回自贑上來逐捕將班師小

休倅廳出所携二妾與趙飲正行酒有小妾長財二尺許褐衫素裙緩步且前程迎擊以杖乃一猫躍出衣服皆委地子璋子伯禔隨父之官馬吉者猶在聞其説如此伯禔說

黄蓮山伽藍

韶州樂昌縣黄蓮山寺爲一邑勝處建炎二年冬郡守延臨江静師往主法席寺伽藍神素著靈異邑人祈賽必殺牲釃酒既則飲酒乃歸師始至與神約曰神受佛囑付守護伽藍不應當

此供自今日以往更具淨饌神其聽之由是人無敢以酒肉入山門者明年十一月晦有檀越營佛事畢欲飲酒三僕舁一缸由東廂過神祠前一犬不知從何來突出正與缸相值應時破碎無復餘瀝見者莫不歎異鄭次南說

寧都吏僕

贛州寧都縣吏李某督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于逌戶不滿志縛諸桑上灌以糞得千錢即日雲雷四起斃僕于村中普安寺前錢正在

腰間打四百文入肉。中皮蒙其上紹興十四年三月也縣是時曰虔化云 一寺僧祖詵

杜三不孝

洪州崇眞坊北有大井民杜三汲水賣之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與母及一弟同居弟傭於餅家唯兄以兩飯養母然特酗酒小不如意至於辱詈加箠鄰曲見者皆扼腕導其母使訟未及也一旦大醉歸復歐母俄忽忽如狂取所合蚊內砒霜硫黃擲服之走入市從其徒求水

市人以爲醉不知藥毒已發矣頃刻而死其不孝之報歟

布張家

邢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爲業一夕閉茶肆訖聞外有人呻痛聲出視之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囚也曰氣絶復蘇得水尚可活恐爲邏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即牽入門徐解縛扶置卧榻上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謹視之飼以粥餌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脅瘡皆平能行張與路

貴矣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齎布五千疋入市大　爭迎之客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衆嗤笑爲呼張來張辤曰家貲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翁但訪好鋪戶賒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既至邀其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牀下所養人也平生爲冠切

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邢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既出門即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持報張翁更不作賊纔上大行便遇一人獨行劫之正得千餘緡遂作賈客販賣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媪恩元約復授翁可悉取錢營生產業吾不復來矣拜訣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貲至十千萬邢人呼為布張家三事亦得之鄧次南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與同舍生黃君詣日者孫黯問命黯袒衣踞坐丞相先占既布筭黯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愠曰黯老矣粗有生計今諂一秀才其獲幾何奈何命實中格丞相曰然則何時作狀元曰乙未歲何年爲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有宰相入國者此爲不可曉耳初丞相自仙井來時過桐栢於

廟中上書乞夢其夕夢人報霍侍郎來見何狀
元遂出相見霍曰將來殿策問道及至京又求
夢於二相公廟夢人告如霍所言既覺試作策
頭數百字以示黄君黄以為不佳丞相時為鄧
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霍侍郎來既坐霍
曰君昨擬道策甚謬　上所解道德經更三日
以賜二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
拜賜即録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悉
以經語對遂為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

拜少宰從　二帝北狩死於虜皆如黯言霍公

蓋先兩牓爲龍首者

天心法

李士美丞相長子衡老初學天心正法時飲食

坐起未嘗不持攝寓居桂林夜如廁見燈盞出

於外心已怪之復取寘中間俄又在外已則登

其上既而益高盞正覆而油不傾旋轉滿室將

及頭上衡老方踞廁勢不可施法怖懼大呼而

出自是不敢輕習行或云初行符籙非鬼物所

樂故多設怪以恐試之爾 嘉叟記

虞幷甫奏章

虞幷甫侍其父漕潼川以父病齋戒浹日命道士劉冷然奏章請命劉素以精確著名自子夜登壇伏遲明方興言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內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筭帝指示吾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而不言從其請已而父竟卒後十有八年幷甫參大政 字文仔記

孫尚書僕

孫仲益尚書居毗陵遣兩僕往平江一人暴卒于道一人買葦席覆其尸而歸報其家經宿至則死者復活矣云方同行下路左遺溲遇黃衣卒持籐棒來驅曰官喚汝牽舩果有舩相銜行運河中獨押我挽之舟行如飛不知爲何處心以謂無縣文引在手何得擅呼我伺其小怠擠諸河急從故道歸至則見身在葦席下無計可入彷徨不忍去乃坐于上天將曉行人過見而叱曰何爲獨坐此非鬼乎竦然如失不覺入身

中乃寤方知爲死也李者俊說

夷堅乙志卷第七

夷堅乙志卷第八十三事

牛鬼

秉義郎髙世令居台州黄巖紹興四年攝征稅于温州白沙鎮二月十九夜已就枕聞窻外两人呼曰異物且來殺君君謹避之堅塞五竅勿與校庶或可脫審其聲乃舊同寮明州都監李利見台州巡檢趙禄皆死矣大懼即蒙被危坐以待少頃聞有詬李趙者曰我殺髙世令于君何事别一人以杖拄地行過牀後若瞽者細語

去彼呼君時切勿應又聞詬者曰盲畜生汝亦
復強預人事李趙相與勸解曰殺一高卅令於
君何益既而一蟲薨薨然自窗隙入帳中繞被
飛鳴且十數匝髙窺見蟲色爛然如金垂紅線
于後引手欲挽之李趙又呼云禍事禍事殺之
寃害益重乃縱之來往盡夜終不得逞而去小
史窺窗外見少年與一嫗對立少年曰須與翁
索命嫗曰宜然天明啓門則兩牛卧籬下跡所
從來乃近鎮五里農家物也鎮寨巡檢聞此怪

招髙飲開釋之俄而求歸曰老嫗少年皆在卓下矣髙妻孥皆在黄巖是夜見其妾云君來時我已有娠今小蓐以死昨嘗寄履韈達乎方啜泣李趙褰帷入叙闊如平生髙度必死竟夕秉燭遍作書與親舊訣得八十幅語或雜偈頌殆類有物憑之者屢冠帶走出將赴舍前江水復聞空中語曰勿與鞋與即去矣左右藏去之凡不飲食五日乃醒家人來視之所謂孕妾實姙身四月食牛肉而墜元不死也髙亦無恙吴傅朋說

歌漢宮春

紹興四年蜀道類試進士成都使臣某人禱于梓潼神廟知今歲類元姓字夜夢至廟中見二士人握手出共歌漢宮春詞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之句神君指曰此是也明日復入廟將驗昨夢士人來者紛紛不絕久之有兩人同出攜手而歌果夢中句也省其狀貌皆是即趍出揖之曰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選者具以夢告皆大喜已而更相辯質曰自我發端曰我正唱此一

人者仙井黃貢也奮然曰此吾家舊夢何預君事邪吾父初登科時夢神君贈詩云玉堂消息圻金牓姓名高覺而喜自謂必爲翰林學士然但至成都教授而終以今思之端爲我設所謂玉堂消息者正指詞中語耳是歲貢果爲第一兩世共證一夢雖一時笑歌亦已素定於數十年之前神君其靈矣哉關壽卿說

萬壽宮印

乾道二年靜江臨桂令郭子應夢人告曰君新

除提舉萬壽觀郭方以邑事爲苦而驟得祠官夢中喜甚明日轉運判官朱玘以諸州折大錢檄郭涖納令別關印用之於辛字庫中得印一紐後數日取視之其文乃桂州王清萬壽宮記

臨桂丞張寅説

師立三異

饒州妙果長老師立少年時行脚至衡山福巖寺方夏四月晚游寺前澂潭橋見潭下峭壁間異僧背負石而立師立夙聞人言此地有羅漢

隱見不常且噫藏經所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昧然敬視忽壁開尺許僧入其中復合無纖跡又旬日放參畢與同參二人信步到寺後虎跑泉亭上天風倏起二僧欲歸師立獨少留二僧曰久知亭下多異師無庸留立方壯不以爲意俄亭西南角有扣柱者繼即伸手內向漸進不止肘幾過五尺立戲之曰復能縮否應聲而退少頃又聞扣柱聲立曰若聖者邪當隱若山鬼即見形如食久一手復出五指初大如椽漸小

如嬰兒初生指狀立頗恐即下山時紹興十年也又三歲還鄉過廬山白雲庵清夜禮佛有物行牕外類牛及虎開戶視之一黑牛絕大裴回往來立念日中無所見豈鬼邪明日至其處乃巨青石偃卧正昨夕牛行處云師立說

吹燈鬼

妻族壻王氏子居唐州方城縣麥陂園與邑僧一人厚善僧死數年矣夢如平生來語笑良久且贈詩而去既覺能憶兩句曰父毋立墳畢兒

豫歎自緣忘其未𦗩復祝曰若果有靈勿惜
夢遂復得之曰青山無限好歸去莫留連明日
味其語疑爲不祥他日自縣歸舍薄暮矣被酒
策馬獨行僕在後未至行二十里望叢棘間七
八人相聚附火往就之皆丐者也環坐不語細
觀其形狀略與人同而或斷臂或抉目或駢項
無一具體見王生躍而起吹其所執燈燈以猪
胞爲之得不滅震怖疾馳鬼追之不置又二十
里乃到家急扣門曰鬼逐我門中人鼓譟以出

始散去遂得病死

無頦鬼

吾鄉白石村民爲人織紗於十里外負機軸夜歸月正明一人來曰吾膽怯多畏聞此地有鬼物夜出願得俱行民許之其人曰脫有所覩何以爲計曰我見之當擊以軸腰下插大鐮刀亦可殺也其人竦然行稍後又呼曰人言鬼無頦試視我面民知其鬼也舉刀回首欲揮之頷與胷接兩眼眈眈然遂不見

長人國

明州人泛海值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望百步外有篠籬入其中見蔬茹成畦意人居不遠方蹲踞摘菜忽聞拊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出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爲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竅穿以巨藤縛諸高樹而去俄頃間首戴一鑊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知其且烹已大恐始憶腰間有刀取以斫藤忍

痛極力僅得斷遽登舟斫纜離岸已遠長人入海追之如履平地水財及腹遂至前執舩發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舩中乃舍去指麤如椽徐兢明叔云嘗見之何德獻說

秀州司録廳

秀州司録廳多怪常有著青巾布袍形短而廣行步遲重者又有婦人每夜輙出或打更吏卒者先公居官時伯兄丞相方九歲白晝如有所見張目瞪視連稱水水移時方蘇後兩日公晚

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忽大呼仆地公素聞鬼畏革帶即取以縛妾扶置牀久之乃言曰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謂帶也）我不敢近却不知我從左邊來方幸擒執又爲官人打鍾槌陣留我我即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肯言至于再三乃曰我嘉興縣農人支九也與鄉人水三者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漂餓方官賑濟活人時獨已先死今居于宅後大樹上前日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吾事真武甚

靈又有佛像及土地竈神之屬汝安得輒至曰佛是善神不管閑事真聖每夜被髮杖劍飛行屋上我謹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輒戒責適入厨中司命問何處去答曰閑行叱曰不得作過曰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爲何曰青巾者石精也稱爲石大郎正在書院牕外籬下入地三尺許婦人者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吾每月朔望以紙錢供大土地何爲反容外鬼汝爲我往問明日當毀

其祠曰官豈不曉雖有錢用奈腹中飢餒何我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至今默默食頃復言曰已如所戒曰之土地怒我饒舌以杖驅我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時節享祀必往觀聞飲食芬芬欲食不得列位中亦有虛席者唯一黃衫夫人見我必怒又使往覘俄氣喘色變徐乃言曰方及門爲夫人持杖追逐急反走僅得脫所謂夫人者曾祖母紀國也公問所須曰鬼趣苦飢願得一飽饌好酒肥鵝

與衆人共之無如常時以瘦雞相待也語畢竦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震怒逐我兩家出令暫止城頭無所歸訖願急放我歸自此不敢復來矣乃解其帶妾昏睡經日乃醒

無縫船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於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間島人引

見其主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爲中國人者忽具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棠寨巡檢以爲透漏海船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招子往視之其舟刳巨木所爲更無縫罅獨開一竅出入內有小倉闊三尺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

眉目亦踈秀但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日細問之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船司未及予亦終更罷去至今爲恨云

詹林宗

鄉士詹林宗紹興三十二年讀書于城西妙果塔院晨起巾櫛有小蛇正據巾上移時方去逮秋試中第五人乾道元年當科舉往近村大時湖僧庵肄業默自禱曰前三年靈瑞已得第五今舉或魁選當感大蛇爲兆禱之明日方獨坐

作尚書義有蛇不知從何來蟠其坐側伸首眡驚之不動久乃趨出詹殊自喜及揭牓果第一人

葛師夔

葛師夔爲洪州武寧簿入府白事泊於上藍寺欲以遲明上謁時方六月惡從吏同室撓聒獨設一榻扃戶而寢但小吏在戶外餘皆宿水陸堂就枕未幾聞蹋牀上人鼾睡叱之稍止纔欲寐則聲復厲葛伸手取溺器正觸其身甚怒須

天明始之洎雞唱外報可起既下牀𣪍者尚不動葛出戶呼小史以燈入驗爲何人史駭叫曰死漢也奔出外盡呼宿直者與主僧來觀乃一男子戴烏帽皂袍束帶偃然其上奄奄無喘息僧識之驚曰是寺中素所往來者死已五日昨葬於寺後何以能至此急遨其子視空處棺空矣他日又至寺憩方丈中主僧相就夜語葛偶及故人劉縣丞數歲無消息者僧蓋與劉善指卧榻曰丞死於别室其妻則終此榻也葛初不

知此頗懼然不克從既寢展轉不寐聞擊牀屏者三心矍然强呼曰若是故人何惜明告即連扣數聲大呼葛字曰鳴道安樂否葛蒙被亟走出明日遷居紹興甲子葛爲余于丞與予言令追書之失劉丞姓字矣

虔州城樓

紹興十七年夏先公南遷予與季弟從行八月二日至虔州泊舟浮橋下登城樓少休郡守曾卿端伯慥來見曰此非館處獨鬱孤臺可爾而

周康州先居之明當去矣姑爲一夕留可也是夜奉先公正中設榻予兄弟席于旁丁夜予起更衣從北偏門出一人正理髮髮垂至地時兩僕宿門内曰汪三程七子謂是此兩人呼之不應復還視門内蓋寢如初固疑之矣又出焉運櫛尚未止面對女墻足太半垂在外風吹其髮蓬蓬然心始動乃還榻明日而先公言汝夜何所往吾聞抱關老卒云樓故多怪每夕必出予因道昨所見者是日徙于鬱孤竟夜不成寐又

聞周康州在館時有人從房中開二重門走出意以為盜呼其子尾逐之門蓋自若也

小郗題詩

李謨居無錫正與客飲有道人扣門曰吾自青城山來劉高尚先生使我見公欲有所言閽人曰寶文方飲酒不敢白再三請之不可道人不樂曰假筆來吾欲記名字閽人與之即書戶上曰日轉庭槐影漸移重門複屋傳呼遲不如拂袖穿雲去說與落花流水知題畢而去曰吾所

謂小郗者也謨聞之悵恨自失者累日 李綸說

夷堅乙志卷第八

夷堅乙志卷第九 十事

胡氏子

舒州人胡永孚說其叔父亘為蜀中倅至官數
自季子適後圃見墻隅小屋垂簾若神祠有老
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適人而死
葬此下今去而官于某矣問容貌何似曰老兵
無所識聞諸倡言自前後太守以至餘官諸家
所見婦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
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此亦太冷落明

日取熏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揺揺然冀幸得一見自是日日往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他日又往爲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袨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無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即與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爲常讀書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消鑠飲食益損父母竊憂之密以扣宿直小兵云夜與人切切笑語呼問

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爲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上下言語動息無少分不與人同者安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使之食吾當自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延之至于再三不可曰常時來往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從外入女矍起將避匿而形不能隱

踧踖慙窘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之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能覺向者意欲來則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既不能去今爲人邪鬼邪曰身在也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冢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大喜曰冥數如此是當爲吾家婦爲改館于外擇謹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與家人來視眞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去今尚存女姓趙氏李德遠說志其州名及胡氏子名

欄街虎

趙清憲公父元卿爲東州某縣令有婦人亡賴健訟爲一邑之患稱曰欄街虎視笞撻如爬搔公雖知之然未嘗有意治也會其人以訟事至廷詰問理屈遂杖之數至八而斃即日見形爲厲行步坐卧相追隨不置雖飲食亦見於杯盤中公殊以爲苦既罷官過岱嶽入謁女鬼隨之如初暨登殿焚香再拜猶立其旁公端笏禱曰元卿受命治縣以聽訟爲職此婦人自觸憲罔

法當決杖數未訖而死避逅致然非過為慘酷殺之也而横爲淫厲累年于茲至於大神之前了無忌憚神聰明正直顧有以分明之使曲在元卿不敢逃譴如其不然則不應容其久見苦也禱畢又拜而起遂無所見 趙公之孫悟說

李孝壽

政和二年李孝壽爲開封尹以嚴猛居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游士寓汴河上逆旅中㬎得疾惛不知人者累日忽洒然醒問人曰大

尹安否曰無恙曰是將死矣因言病中憒憒見
壁間隱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鋪朱戶高明伉
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宏麗類好官
府而寂無一人排徊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
近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
擁金紫貴人來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喧轟
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
變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
之榻化爲大鐵牀向來金石絲竹皆叉矛鋸鑽

物也百鬼爭進剥其衣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楚號呼宛轉不可忍視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復爲妓牀復爲輿叉矛復爲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爲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爲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吾使出且闔其户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才一月果死

方孝壽治京師尤留意姦盜有白馬甚駿將入朝爲人竊去散遣邏者伺諸城門閱五日或牓于門曰白馬已染成烏馬今行千里矣蓋盜既得馬黔其皮鬣乘以出故不可捕明年濮州諸李遣信致餉發其篚馬皮在焉姦猾能玩人如此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矩彌大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官者兩省負額素窄不能容却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得爲守闕在左右無以

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輒委去雖休沐日亦然朝脯飲膳無人曾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事官名爲取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況後省冷落爾曹所弃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游嬉且已爲早隷於事當爾似矩素於聲色簡薄多獨止外舍傚方士熊經鳥申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帶於牀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嘘吸按摩行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

怪之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爲玩已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既不曉胡爲屢笑此人但謝過既而至于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容而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衆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踟躕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眞人也愍世俗學道趨眞者益少欲得淳村端敬之士教誨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二年

于此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洒落似有道骨可教故託身爲役驗所營爲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聽其言面熱汗下具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略授以大指至要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歸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凌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知光州終身不再見

沈度公雅說

金剛不壞身

醫師能太丞居京師髙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晩歲於城外買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旣卒三歲女眞犯闕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弃尸道旁亂定其子訥修理墳塋見僵尸暴子墓左顔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説非虛語也訥精於産科官至遥郡團練使陷虜在陳王悟失家爲先君言

黃士傑

南劒州將樂人黃士傑母余氏夢人持省試榜告曰爾子得官母曰吾子不讀書何由得曰天命已定出示之乃黃光弼也母曰吾長子士安已入道少者名士傑無此人曰改名而字元翰可也母志諸壁而不言紹興四年士傑欲應秋舉母曰若素不學徒有往反費不可士傑以告叔父叔爲之言母曰必欲往須叟名名不改不可試叔謂士傑曰汝母所見若是其可違乃異

紙筆往請毋即書黃光弼字元翰果預薦次年登科士安後名大成予嘗見之於嶺外 大成說

二盜自死

族弟爟紹興十八年爲坑冶司檢踏官自鄱陽如信州與縣小胥某偕行至餘干族人爲尉以酒殽犒從者小胥空腹飲數杯醉不能起爟先行待之終日不至越三日遣一介還緣道訪之不得胥有端硯甚大酷愛之常寘腰間是日乘醉行有兩人視其腰下疑爲白金也殺之探其

物非是乃束以菅蒯投諸江略無一人知者明年二盜共在一處白晝攖攖如與人爭辯狀自言曰曩賣誤殺汝吾過矣爲傍人說去年事歸及家皆死

劉正彥

宣和初陜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彥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角門閒必見紫衣金章人如唐巾幘裴回其中小童拱

立於後亦時時來宅堂出沒爲人害正彦表兄某平生尚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怪乃書刺往謁置于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居此三百年在唐朝實爲汴宋節度使以臣節不終闔宗三百口併命此處至今追思雖悔無及也客曰歲月如許胡爲尚淪鬼録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脱客曰爲公徼福於釋氏作水陸法拯拔以資冥

路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彥他日呼闍黎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胡床而觀小童在傍几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懼振杵誦降鬼神呪才出口紫衣已覺厲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僧即仆地如爲物搏擊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囊貯灰掛寺浮圖三級下塼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舍我踰時乃醒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元不知所言此童蓋爲僧所箠殺死後乃從紫衣者僧見

之故懼至建炎中正彥卒以逆誅

王敦仁

胡汝明待制舜陟師廣西與轉運使呂源以職事相失府吏徐竽者獲罪於胡杖而逐之陰求胡過失以啖源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劾奏于朝故相秦檜入其言紹興十三年遣大理丞袁柟燕仰之爲制使鞫治是歲六月捕胡下吏凡一時左證皆就逮竽亦對獄才旬日胡死獄中二丞懼祕不使言陽令府中召醫入諭醫者王

敦仁使證爲病篤舁出外竿亦得歸家行未至忽斂衣襟曲躬向空而揖曰待制在此即時病及家而死後三年六月敦仁以疽發背死憑其家人言曰我頃入獄視胡待制時實已死我畏寺丞之責妄言疾勢八分合服鍾乳藥至已無所付自飮之而出致其冤不得直今須我對於地下 呂源受代居衡州且死戒子弟治身後事指其棺曰入此見胡待制時大費分說在竟亦不起又胡公在獄時得以一婢自隨後嫁桂林

市人白晝見胡從外入曰急須汝證吾究勉
吾行婢曰待制有命敢不從胡喜而出婢具告
其夫將更衣索浴未及而逝

崔婆偈

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爲宣義郎元明乳
母平生茹素性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
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陁
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
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

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
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脚踏蓮花
步步生諷味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
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
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華然元明友

夷堅乙志卷第九